

赵州和尚语录卷上

参学门人文远记录

輟轹道人大参重校

云门弟子明声重刻

师问南泉：「如何是道？」泉云：「平常心是。」师云：「还可趣向不？」泉云：「拟即乖。」师云：「不拟，争知是道？」泉云：「道不属知、不知。知是妄觉、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廓然荡豁，岂可强是非也。」师于言下顿悟玄旨，心如朗月。

南泉上堂，师问：「明头合？暗头合？」泉便归方丈。师便下堂，云：「这老和尚被我一问，直得无言可对。」首座云：「莫道和尚无语，自是上座不会。」师便打，又云：「这棒合是堂头老汉吃。」

师问南泉：「知有底人向什么处去？」泉云：「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。」师云：「谢和尚指示。」泉云：「昨夜三更月到窗。」

师在南泉作炉头，大众普请择菜，师在堂内叫：「救火！救火！」大众一时到僧堂前，师乃关却僧堂门。大众无对，泉乃抛锁匙从窗内入堂中，师便开门。

师在南泉井楼上打水，次见南泉过，便抱柱悬却脚云：「相救！相救！」南泉上楼梯云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师少时间却去礼谢云：「适来谢和尚相救。」

南泉东西两堂争猫儿，泉来堂内，提起猫儿云：「道得即不斩，道不得即斩却。」大众下语皆不契泉意，当时即斩却猫儿子。至晚间师从外归来，问讯次，泉乃举前语子，云：「你作么生救得猫儿？」师遂将一只鞋戴在头上出去。泉云：「子若在，救得猫儿。」

师问南泉：「异即不问。如何是类？」
泉以两手托地，师便蹋倒，却归涅槃堂内
叫：「悔！悔！」泉闻乃令人去问悔箇什
么？师云：「悔不剩与两蹋。」

南泉从浴室里过，见浴头烧火，问云：
「作什么？」云：「烧浴。」泉云：「记取
来唤水牯牛浴。」浴头应：「喏。」至晚
间，浴头入方丈，泉问：「作什么？」云：
「请水牯牛去浴。」泉云：「将得绳索来
不？」浴头无对。师来问讯泉，泉举似师，
师云：「某甲有语。」泉便云：「还将得绳
索来么？」师便近前蓦鼻便拽。泉云：「是
即是，太粗生。」

师问南泉：「离四句、绝百非外，请师道。」泉便归方丈。师云：「这老和尚每常口爬爬地，及其问着，一言不措。」侍者云：「莫道和尚无语好。」师便打一掌。南泉便掩却方丈门，便把灰围却，问僧云：「道得即开门。」多有人下语并不契泉意，师云：「苍天！苍天！」泉便开门。

师问南泉云：「心不是佛、智不是道，还有过也无？」泉云：「有。」师云：「过在什么处？请师道。」泉遂举，师便出去。

师上堂谓众曰：「此事的的，没量大人出这里不得。老僧到汾山，僧问：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』汾山云：『与我将床子

来。』若是宗师，须以本分事接人始得。」

时有僧问：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」师云：

「庭前柏树子。」学云：「和尚莫将境示人。」师云：「我不将境示人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」师云：「庭前柏树子。」师又云：「老僧九十年前见马祖大师下八十余员善知识，箇箇俱是作家，不似如今知识枝蔓上生枝蔓，都大是去圣遥远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只如南泉寻常道：『须向异类中行。』且作么生会？如今黄口小儿向十字街头说葛藤，博饭噇、觅礼拜，聚三五百众。云：『我是善知识，你是学人。』」

僧问：「如何是清浄伽蓝？」师云：
「丫角女子。」「如何是伽蓝中人？」师
云：「丫角女子有孕。」

问：「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？」师
云：「镇州出大萝卜头。」

问：「和尚生缘什么处？」师以手指，
云：「西边更向西。」

问：「法无别法，如何是法？」师云：
「外空、内空、内外空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佛真法身？」师云：「更
嫌什么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心地法门？」师云：「古今榜样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宾中主？」师云：「山僧不问妇。」「如何是主中宾？」师云：「老僧无丈人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一切法常住？」师云：「老僧不讳祖。」其僧再问，师云：「今日不答话。」

师上堂云：「兄弟！莫久立，有事商量，无事向衣钵下坐穷理好。老僧行脚时，除二时斋粥是杂用心力处，余外更无别用心处也。若不如此，出家大远在。」

问：「万物中何物最坚？」师云：「相骂饶汝接嘴，相唾饶汝泼水。」

问：「晓夜不停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僧中无与么两税百姓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师云：「若守着一句，老却你。」师又云：「若一生不离丛林，不语十年五载，无人唤你作哑汉，已后佛也不奈你何。你若不信，截取老僧头去。」

师上堂云：「兄弟！你正在第三冤里。所以道：『但改旧时行履处，莫改旧时人。』共你各自家出家，比来无事，更问禅

问道，三十二人聚头来问，恰似欠伊禅道相似。你唤作善知识，我是同受拷，老僧不是戏好，恐带累佗古人，所以东道西说。」

问：「十二时中如何用心？」师云：「你被十二时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时。你问那箇时？」

问：「如何是赵州主人公？」师咄云：「这箍桶汉。」学人应：「喏。」师云：「如法箍桶着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学人本分事？」师云：「树摇鸟散，鱼惊水浑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少神底人？」师云：「老僧不如你。」学云：「不占胜。」云：「你因什么少神？」

问：「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是时人窠窟？」师云：「曾有问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得。」

有官人问：「丹霞烧木佛，院主为什么眉须堕落？」师云：「官人宅中变生作熟，是什么人？」云：「所使。」师云：「却是佗好手。」

问：「毗目仙人执善财手见微尘佛时如何？」师遂执僧手云：「你见箇什么？」

有尼问：「如何是沙门行？」师云：
「莫生儿。」尼云：「和尚勿交涉。」师
云：「我若共你打交涉，堪作什么？」

问：「如何是赵州主人公？」师云：
「田库奴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王索仙陀婆？」师云：
「你道老僧要箇什么？」

问：「如何玄中玄？」师云：「说什么
玄中玄？七中七、八中八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仙陀婆？」师云：「静处
萨婆訶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法非法？」师云：「东西南北。」学云：「如何会去？」师云：「上下四维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玄中玄？」师云：「这僧若在，合年七十四五。」

问：「王索仙陀婆时如何？」师蓦起打躬叉手。

问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师云：「不敢不敢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法？」师云：「敕敕摄摄。」

问：「赵州去镇府多少？」师云：「三百。」学云：「镇府来赵州多少？」师云：「不隔。」

问：「如何玄中玄？」师云：「玄来多少时也？」学云：「玄来久矣。」师云：「赖遇老僧，泊合玄杀这屡生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学人自己？」师云：「还见庭前柏树子么？」

师上堂云：「若是久参底人，莫非真实、莫非亘古亘今；若是新入众底人，也须究理始得，莫趁者边三百五百一千，傍边二众丛林称道好箇住持，泊乎问着佛法，恰似

炒砂作饭相似，无可施为、无可下口，却言
佗非我是，面赫赤地，良由世间出非法语。
真实欲明者意，莫辜负老僧。」

问：「在尘为诸圣说法总属披搭，未审
和尚如何示人？」师云：「什么处见老
僧？」学云：「请和尚说。」师云：「一堂
师僧总不会这僧语话。」别有一僧问：「请
和尚说。」师云：「你说我听。」

问：「真化无迹，无师弟子时如何？」
师云：「谁教你来问？」学云：「更不是别
人。」师便打之。

问：「此事如何辨？」师云：「我怪你。」学云：「如何辨得？」师云：「我怪你不辨。」学云：「还保任否？」师云：「保任不保任自看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无知解底人？」师云：「说什么事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西来意？」师下禅床。学云：「莫便是否？」师云：「老僧未有语在。」

问：「佛法久远，如何用心？」师云：「你见前汉后汉把揽天下，临终时半钱也无分。」

问：「时人以珍宝为贵，沙门以何为贵？」师云：「急合取口。」学云：「合口还得也无？」师云：「口若不合，争能辨得？」

问：「如何是赵州一句？」师云：「半句也无。」学云：「岂无和尚在？」师云：「老僧不是一句。」

问：「如何得不被诸境惑？」师垂一足，僧便出鞋。师收起足，僧无语。

有俗官问：「佛在日，一切众生皈依佛。佛灭度后，一切众生归依什么处？」师云：「未有众生。」学云：「现问次。」师云：「更觅什么佛？」

问：「还有不报四恩三有者也无？」师云：「有。」学云：「如何是？」师云：「这杀父汉，算你只少此一问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和尚意？」师云：「无施设处。」

师上堂云：「兄弟！但改往修来，若不改，大有着你处在。老僧在此间三十余年，未曾有一箇禅师到此间；设有来，一宿一食急走过，且趁软暖处去也。」问：「忽遇禅师到来，向伊道什么？」师云：「千钧之弩不为鼯鼠而发机。」师云：「兄弟！若从南方来者，即与下载；若从北方来，即与装载。所以道：『近上人问道即失道，近下人

问道者即得道。』兄弟！正人说邪法，邪法亦随正；邪人说正法，正法亦随邪。诸方难见易识，我者里易见难识。」

问：「善恶或不得底人，还独脱也无？」师云：「不独脱。」学云：「为什么不独脱？」师云：「正在善恶里。」

尼问：「离却上来说处，请和尚指示。」师咄云：「煨破铁瓶。」尼将铁瓶添水来：「请和尚答话。」师笑之。

问：「世界变为黑穴，未审此箇落在何路？」师云：「不占。」学云：「不占是什么人？」师云：「田垆奴。」

问：「无言无意始称得句。既是无言，
唤什么作句？」师云：「高而不危、满而不
溢。」学云：「即今和尚是满是溢？」师
云：「争奈你问我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灵者？」师云：「净地上
痢一堆屎。」学云：「请和尚的旨。」师
云：「莫恼乱老僧。」

问：「法身无为不堕诸数，还许道也
无？」师云：「作么生道？」学云：「与么
即不道也。」师笑之。

问：「如何是佛？如何是众生？」师
云：「众生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」学云：
「未审两箇那箇是众生？」师云：「问

问。」

问：「大道无根，如何接唱？」师云：
「你便接唱。」云：「无根又作么生？」师
云：「既是无根，什么处系缚你？」

问：「正修行底人莫被鬼神测得也
无？」师云：「测得。」云：「过在什么
处？」师云：「过在觅处。」云：「与么即
不修行也？」师云：「修行。」

问：「孤月当空，光从何生？」师云：
「月从何生？」

问：「承和尚有言：道不属修，但莫染污。如何是不染污？」师云：「检校内外。」云：「还自检校也无？」师云：「检校。」云：「自己有什么过，自检校？」师云：「你有什么事？」

师上堂云：「此事如明珠在掌，胡来胡现、汉来汉现。老僧把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，把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。佛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佛。」问：「佛与谁人为烦恼？」师云：「与一切人为烦恼。」云：「如何免得？」师云：「用免作么？」

师示众云：「老僧此间即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教老僧随伊根机接人，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。若是不会，是谁过欤？已后遇著作家汉，也道老僧不辜他。但有人问，以本分事接人。」

问：「从上至今，即心是佛。不即心，还许学人商量也无？」师云：「即心且置，商量箇什么？」

问：「古镜不磨，还照也无？」师云：「前生是因，今生是果。」

问：「三刀未落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森森地。」云：「落后如何？」师云：「迥迥地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出三界底人？」师云：
「笼罩不得。」

问：「牛头未见四祖，百鸟衔花供养；
见后为什么百鸟不衔花供养？」师云：「应
世、不应世。」

问：「白云自在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争
似春风处处闲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师云：「月
下不用色。」云：「食啖何物？」师云：
「古今嚼不着。」云：「请师答话。」师
云：「老僧答与么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拟心即差。」僧便问：
「不拟心时如何？」师打二下云：「莫是老
僧辜负闍梨么？」

问：「凡有问答，落在意根；不落意
根，师如何对？」师云：「问。」学云：
「便请师道。」师云：「莫向这里是非。」

问：「龙女亲献佛，未审将什么献？」
师以两手作献势。

师示众云：「此间佛法道难即易、道易
即难。别处难见易识，老僧者里即易见难
识。若能会得，天下横行。忽有人问：『什
么处来？』若向伊道：『从赵州来。』又谤
赵州；若道：『不从赵州来。』又埋没自

己。诸人且作么生对他？」僧问：「触目是谤和尚，如何得不谤去？」师云：「若道不谤，早是谤了也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正修行路？」师云：「解修行即得。若不解修行，即参差落佗因果里。」又云：「我教你道。若有问时，但向伊道：『赵州来。』忽问：『赵州说什么法？』但向伊道：『寒即言寒、热即言热。』若更问道：『不问者箇事。』但云：『问什么事？』若再问：『赵州说什么法？』便向伊道：『和尚来时不教传语。上座若要知赵州事，但自去问取。』」

问：「不顾前后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不顾前后且置，你问阿谁？」

师示众云：「迦叶传与阿难，且道达磨传与什么人？」问：「且如二祖得髓，又作么生？」师云：「莫谤二祖。」师又云：

「达磨也有语：『在外者得皮，在里者得骨。』且道更在里者得什么？」问：「如何是得髓底道理？」师云：「但识取皮，老僧者里髓也不立。」云：「如何是髓？」师云：「与么皮也摸未着。」

问：「与么堂堂，岂不是和尚正位？」师云：「还知有不肯者么？」学云：「与么即别有位？」师云：「谁是别者？」学云：

「谁是不别者？」师云：「一任叫。」

问：「上上人一拨便转，下下人来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汝是上上下下？」云：「请和尚答话。」师云：「话未有主在。」云：「某甲七千里来，莫作心行。」师云：「据你者一问，心行莫不得么？」此僧一宿便去。

问：「不绍傍来者如何？」师云：「谁？」学云：「惠延。」师云：「问什么？」学云：「不绍傍来者。」师以手抚之。

问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？」师云：「莫自瞒。」

问：「真如凡圣皆是梦言，如何是真言？」师云：「更不道者两箇。」学云：「两箇且置，如何是真言？」师云：「唵□
咻噉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赵州？」师云：「东门西门南门北门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定？」师云：「不定。」学云：「为什么不定？」师云：「活物活物。」

问：「不随诸有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合与么学。」云：「莫便是学人本分事？」师云：「随也随也。」

问：「古人三十年一张弓两下箭，只射得半箇圣人。今日请师全射。」师便起去。

师示众云：「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才有言语是拣择，老僧却不在明白里。是你向什么处见祖师？」问：「和尚既不在明白里，护惜什么处？」师云：「我亦不知。」学云：「和尚既自不知，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？」师云：「问事即得礼拜退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。更不要道：才语是生、不语是默。诸人！且作么生是不生不灭底道理？」问：「草是不生不灭么？」师云：「者汉只认得箇死语。」

问：「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才有言语是拣择，和尚如何示人？」师云：「何不尽引古人语？」学云：「某甲只道得到者里。」师云：「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。」

上堂示众云：「看经也在生死里，不看经也在生死里。诸人！且作么生出得去？」僧便问：「只如俱不留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实即得；若不实，争能出得生死？」

问：「利剑锋头快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老僧是利剑，快在什么处？」

问：「大难到来，如何回避？」师云：「恰好。」

上堂良久：「大众总来也未？」对云：「总来也。」师云：「更待一人来即说话。」僧云：「候无人来即说似和尚。」师云：「大难得人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心生即种种法生，心灭即种种法灭。你诸人作么生？」僧乃问：「只如不生不灭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我许你者一问。」

师因参次云：「明又未明，道昏欲晓，你在阿那头？」僧云：「不在两头。」师云：「与么即在中间也？」云：「若在中间，即在两头。」师云：「这僧多少时在老

僧这里，作与么语话不出得三句里；然直饶出得也在三句里，你作么生？」僧云：「某甲使得三句。」师云：「何不早与么道？」

问：「如何是通方？」师云：「离却金刚禅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衲僧家直须坐断报化佛头始得。」问：「坐断报化佛头是什么人？」师云：「非你境界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难睹。」僧乃问：「目前有何形段令学人睹？」师云：「任你江南江北。」学云：「和尚岂无方便为人？」师云：「适来问什么？」

问：「入法界来还知有也无？」师云：
「谁入法界？」学云：「与么即入法界不知
去也？」师云：「不是寒灰死木，花锦成现
百种有。」学云：「莫是入法界处用也
无？」师云：「有什么交涉。」

问：「若是实际理地，什么处得来？」
师云：「更请闍梨宣一遍。」

问：「万境俱起，还有惑不得者也
无？」师云：「有。」学云：「如何是惑不
得者？」师云：「你还信有佛法否？」学
云：「信有佛法。古人道了，如何是惑不得
者？」师云：「为什么不问老僧？」学云：
「问了也。」师云：「惑也。」

问：「未审古人与今人还相近也无？」

师云：「相近即相近，不同一体。」学云：

「为什么不同？」师云：「法身不说法。」

学云：「法身不说法，和尚为人也无？」师

云：「我向惠里答话。」学云：「争道法身

不说法？」师云：「我向惠里救你阿爷，佗

终不出头。」

问：「学人道不相见时，还回互也

无？」师云：「测得，回互。」学云：「测

佗不得，回互箇什么？」师云：「不与么是

你自己。」学云：「和尚还受测也无？」师

云：「人转近，道即转远也。」学云：「和

尚为什么自隐去？」师云：「我今见共你语话。」学云：「争道不转？」师云：「合与么着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教化得底人是今生事，教化不得底人是第三生冤。若不教化，恐堕却一切众生。教化亦是冤，是你还教化也无？」僧云：「教化。」师云：「一切众生还见你也无？」学云：「不见。」师云：「为什么不见？」学云：「无相。」师云：「即今还见老僧否？」学云：「和尚不是众生。」师云：「自知罪过即得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龙女心亲献，尽是自然事。」问：「既是自然献时为什么？」师云：「若不献，争知自然？」

师示众云：「八百箇作佛汉，觅一箇道人难得。」

问：「只如无佛无人处，还有修行也无？」师云：「除却者两箇，有百千万亿。」学云：「道人来时在什么处？」师云：「你与么即不修行也。」其僧礼拜。师云：「大有处着你在。」

问：「白云不落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老僧不会上象。」学云：「岂无宾主？」师云：「老僧是主，闍梨是宾，白云在什么

处？」

问：「大巧若拙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丧却栋梁材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佛之一字吾不喜闻。」

问：「和尚还为人也无？」师云：「为人。」学云：「如何为人？」师云：「不识玄旨，徒劳念静。」学云：「既是玄，作么生是旨？」师云：「我不把本。」学云：「者箇是玄，如何是旨？」师云：「答你是旨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各自有禅，各自有道。忽有人问你：『作么生是禅是道？』作么生祇对佗？」僧乃问：「既各有禅道，从上至今

语话为什么？」师云：「为你游魂。」学云：「未审如何为人？」师乃退身不语。

师示众云：「不得闲过，念佛、念法。」僧乃问：「如何是学人自己念？」师云：「念者是谁？」学云：「无伴。」师叱：「者驴。」

上堂示众云：「若是第一句，与祖佛为师；第二句，与人天为师；第三句，自救无疗。」有僧问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师云：「与祖佛为师。」师又云：「大好从头起。」学人再问，师云：「又却人天去也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是佗不是不将来，老僧不是不祇对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将什么祇对？」师长吁一声。云：「和尚将者箇祇对，莫辜负学人也无？」师云：「你适来肯我，我即辜负你；若不肯我，我即不辜负你。」

师示众云：「老僧今夜答话去也，解问者出来。」有僧才出礼拜，师云：「比来抛砖引玉，只得箇墜子。」

问：「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」师云：「无。」学云：「上至诸佛下至蚊子皆有佛性，狗子为什么无？」师云：「为伊有业识性在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师云：「应身。」云：「学人不问应身。」师云：「你但管应身。」

问：「朗月当空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闍梨名什么？」学云：「专甲。」师云：「朗月当空在什么处？」

问：「正当二八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东东西西。」学云：「如何是东东西西？」师云：「觅不着。」

问：「学人全不会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我更不会。」云：「和尚还知有也无？」师云：「我不是木头，作么不知？」云：「大好不会。」师拍掌笑之。

问：「如何是道人？」师云：「我向道是佛人。」

问：「凡有言句、举手动足，尽落在学人网中。离此外，请师道。」师云：「老僧斋了，未吃茶。」

马大夫问：「和尚还修行也无？」师云：「老僧若修行，即祸事。」云：「和尚既不修行，教什么人修行？」师云：「大夫是修行底人？」云：「某甲何名修行？」师云：「若不修行，争得扑在人王位中？餒得来赤冻红地，无有解出期？」大夫乃下泪拜谢。

师示众云：「閤梨不是不将来，老僧不是不祇对。」又云：「閤梨莫擎拳合掌，老僧不将禅床拂子对。」

问：「思忆不及处如何？」师云：「过者边来。」云：「过者边来即是及处，如何是思不及处？」师竖起手云：「你唤作什么？」云：「唤作手。和尚唤作什么？」师云：「百种名字我亦道。」云：「不及和尚百种名字，且唤什么？」师云：「与么即你思忆不及处。」僧礼拜，师云：「教你思忆得及者。」云：「如何是？」师云：「释迦教祖师教是你师。」云：「祖与佛，古人道

了也。如何是思忆不及处？」师再举指云：

「唤作什么？」僧良久，师云：「何不当头道着，更疑什么？」

问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风？」师云：「老僧耳背，高声问。」僧再问，师云：「你问我家风，我却识你家风。」

问：「万境俱起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万境俱起。」云：「一问一答是起，如何是不起？」师云：「禅床是不起底。」僧才礼拜次，师云：「记得问答？」云：「记得。」师云：「试举看？」僧拟举。

问：「如何是目前佛？」师云：「殿里底。」云：「者箇是相貌佛，如何是佛？」师云：「即心是。」云：「即心犹是限量。如何是佛？」师云：「无心是。」学云：「有心无心还许学人拣也无？」师云：「有心无心总被你拣了也，更教老僧道什么即得？」

问：「远远投师，未审家风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不说似人。」学云：「为什么不说似人？」师云：「是我家风。」学云：「和尚既不说似人，争奈四海来投？」师云：「你是道我不是海？」学云：「未审海内事如何？」师云：「老僧钓得一箇。」

问：「祖佛近不得底是什么人？」师云：「不是祖佛。」学云：「争奈近不得何？」师云：「向你道不是祖佛、不是众生、不是物，得么。」学云：「是什么？」师云：「若有名字，即是祖佛、众生也。」学云：「不可只与么去也？」师云：「卒未与你去在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平常心？」师云：「狐狼野干是。」

问：「作何方便即得闻于未闻？」师云：「未闻且置，你曾闻箇什么来？」

问：「承教有言随色摩尼珠，如何是本色？」师召僧名，僧应喏。师：「云过者边来。」僧便过，又问：「如何是本色？」师云：「且随色走。」

问：「平常心底人还受教化也无？」师云：「我不历佗门户。」学云：「与么则莫沉却那边人么？」师云：「大好平常心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学保任底物？」师云：「尽未来际拣不出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大修行底人？」师云：「寺里纲维是。」

问：「学人才到，总不知门户头事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上座名什么？」学云：「惠南。」师云：「大好不知。」

问：「学人欲学，又谤于和尚，如何得不谤去？」师云：「你名什么？」学云：「道皎。」师云：「静处去，者米囤子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和尚大意？」师云：「无大无小。」学云：「莫便是和尚大意么？」师云：「若有纤毫，万劫不如。」

问：「万法本闲而人自闹，是什么人语？」师云：「出来便死。」

问：「不是佛、不是物、不是众生，这箇是断语，如何是不断语？」师云：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毗卢圆相？」师云：「老僧自小出家，不曾眼花。」学云：「和尚还为人也无？」师云：「愿你长见毗卢圆相。」

问：「佛祖在日，佛祖相传；佛祖灭后，什么人传？」师云：「古今总是老僧分上。」学云：「未审传箇什么？」师云：「箇箇总属生死。」云：「不可埋没却祖师也。」师云：「传箇什么？」

问：「凡圣俱尽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愿你作大德！老僧是障佛祖汉。」

问：「远闻赵州，到来为什么不见？」
师云：「老僧罪过。」

问：「朗月当空，未审室中事如何？」
师云：「老僧自出家，不曾作活计。」学
云：「与么即和尚不为今时也？」师云：
「自疾不能救，焉能救诸疾？」学云：「争
奈学人无依何？」师云：「依即蹋着地，不
依即一任东西。」

问：「在心心不测时如何？」师云：
「测阿谁？」学云：「测自己。」师云：
「无两箇。」

问：「不见边表时如何？」师指净瓶
云：「是什么？」学云：「净瓶。」师云：
「大好不见边表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归根？」师云：「拟即
差。」

问：「不离言句如何得独脱？」师云：
「离言句是独脱。」学云：「适来无人教某
甲来。」师云：「因什么到此？」学云：
「和尚何不拣出？」师云：「我早箇拣了
也。」

问：「非心不即智，请和尚一句。」师
云：「老僧落你后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毕竟？」师云：「毕竟。」学云：「那箇毕竟是？」师云：「老僧是毕竟，你不解问者话。」学云：「不是不问。」师云：「毕竟在什么处？」

问：「不挂寸丝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不挂什么。」学云：「不挂寸丝。」师云：「大好不挂寸丝。」

问：「如救头然底人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便学。」学云：「什么处？」师云：「莫占佗位次。」

问：「空劫中阿谁为主？」师云：「老僧在里许坐。」学云：「说什么法？」师云：「说你问底。」

问：「承古有言虚明自照，如何是自照？」师云：「不称佗照。」学云：「照不着处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你话堕也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的？」师云：「一念未起时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法王？」师云：「州里大王是。」云：「和尚不是？」师云：「你拟造反去？都来一箇王不认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佛心？」师云：「你是心，我是佛，奉不奉自看。」学云：「师即不无，还奉得也无？」师云：「你教化我看。」

问：「三身中那箇是本来身？」师云：
「阙一不可。」

问：「未审此土谁为祖师？」师云：
「达磨来这边总是。」学云：「和尚是第几
祖？」师云：「我不落位次。」学云：「在
什么处？」师云：「在你耳里。」

问：「不弃本、不逐末，如何是正
道？」师云：「大好出家儿。」学云：「学
人从来不曾出家。」师云：「归依佛、归依
法。」学云：「未审有家可出也无？」师
云：「直须出家。」学云：「向什么处安排
佗？」师云：「且向家里坐。」

问：「明眼人见一切，还见色也无？」

师：「打却着。」学云：「如何打得？」师

云：「莫用力。」学云：「不用力，如何打

得？」师云：「若用力即乖。」

问：「祖佛大意，合为什么人？」师

云：「只为今时。」学云：「争奈不得

何？」师云：「谁之过？」学云：「如何承

当？」师云：「如今无人承当得。」云：

「与么即无依倚也？」师云：「又不可无却老僧。」

问：「了事底人如何？」师云：「正大

修行。」学云：「未审和尚还修行也无？」

师云：「着衣吃饭。」学云：「着衣吃饭寻

常事，未审修行也无？」师云：「你且道我每日作什么？」

崔郎中问：「大善知识还入地狱也无？」师云：「老僧未上入。」崔云：「既是大善知识，为什么入地狱？」师云：「老僧若不入，争得见郎中？」

问：「毫厘有差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天地悬隔。」云：「毫厘无差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天地悬隔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不睡底眼？」师云：「凡眼肉眼。」又云：「虽未得天眼，肉眼力如是。」学云：「如何是睡底眼？」师云：「佛眼法眼是睡底眼。」

问：「大庾岭头趁得及，为什么提不起？」师拈起衲衣云：「你什处得者箇来？」云：「不问者箇。」师云：「与么即提不起。」

问：「不合不散如何辨？」师云：「你有一箇，我有一箇。」云：「者箇是合，如何是散？」师云：「你便合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不错路？」师云：「识心见性是不错路。」

问：「明珠在掌，还照也无？」师云：「照即不无，唤什么作珠？」

问：「灵苗无根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你从什么处来？」云：「太原来。」师：「大好无根。」

问：「学人拟作佛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大煞费力生。」云：「不费力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与么即作佛去也。」

问：「学人昏钝在一浮沉，如何得出？」师只据坐。云：「某甲实问和尚。」师云：「你什处作一浮一沉？」

问：「不在凡、不在圣，如何免得两头路？」师云：「去却两头来答你。」僧不审，师云：「不审从什么处起？在者里，从

老僧起；在市里时从什么处起？」云：「和尚为什么不定？」师云：「我教你，何不道『今日好风』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大阐提底人？」师云：「老僧答你，还信否？」云：「和尚重言，那敢不信？」师云：「觅箇阐提人难得。」

问：「大无惭愧底人，什么处着得？」师云：「此间着不得。」云：「忽然出头，争向？」师云：「将取去。」

问：「用处不现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用即不无，现是谁？」

问：「空劫中还有人修行也无？」师云：「唤什么作空劫？」云：「无一物是。」师云：「者箇始称修行，唤什么作空劫？」

问：「如何是出家？」师云：「不履高名，不求垢坏。」

问：「不指一法，如何是和尚法？」师云：「老僧不说茆山法。」云：「既不说茆山法，如何是和尚法？」师云：「向你道不说茆山法。」云：「莫者箇便是也无？」师云：「老僧未曾将者箇示人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目前独脱一路？」师云：
「无二亦无三。」云：「目前有路，还许学
人进前也无？」师云：「与么即千里万
里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毗卢向上事？」师云：
「老僧在你脚底。」云：「和尚为什么在学
人脚底？」师云：「你元来不知有向上
事。」

问：「如何是合头？」师云：「是你不
合头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不合头？」师云：
「前句弁取。」

问：「如何和尚的的意？」师云：「止
止，不须说，我法妙难思。」

问：「澄澄绝点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堕坑落堑。」云：「有什么过？」师云：「你屈着与么人？」

问：「未审出家誓求无上菩提时如何？」师云：「未出家被菩提使，既出家使得菩提。」

有秀才见师手中拄杖乃云：「佛不夺众生愿，是否？」师云：「是。」秀才云：「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，得否？」师云：「君子不夺人所好。」秀才云：「专甲不是君子。」师云：「老僧亦不是佛。」

师因出外，见婆子插田，云：「忽遇猛虎作么生？」婆云：「无一法可当情。」师云：「除。」婆子云：「除。」师云：「难有者箇在。」

有秀才辞去云：「专甲在此括挠和尚多时，无可报答和尚，待佗日作一头驴来报答和尚。」师云：「教老僧争得鞍？」

师到道吾处，才入僧堂，吾云：「南泉一只箭来。」师云：「看箭。」吾云：「过也。」师云：「中也。」

赵州和尚语录卷上(终)